

必须重申“权不逾法即为善”的常识

“取消公务员休息为民服务”是公益幻觉 2010年8月6日 华商晨报 曹林

华商晨报一评

公务员也依法享受休息的权利,任何行政部门都无权干预和剥夺。法治社会,这是最简单的法律是非,不容妥协和退让。

“为了方便群众办事”只是一种公益幻觉。即使“方便群众办事”是公共利益,但公共利益并不比私人权利更优先,公共利益不能凌驾于私益之上、以侵犯和牺牲私权作为代价,相比之下,遵守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是最大的公共利益。

更关键的是,这混淆了公私权界,弄乱了公务员服务公与私间的界限,从而滋生出许多混乱。当下权力嚣张,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正在公与私的混乱。公归公,私归私,界限一定要清清楚楚。

剥夺属于公务员的私人时间,与剥夺公益为公务员谋福利,把本为低收入者而建的经济适用房分给公务员,将本用于教育投入的钱用来为公务员涨工资——在逻辑

上是同源同构的,问题的本质是公私不分。既然私权可以为公益牺牲,凭什么不能用公益补偿私权?可想而知,如果接受了“剥夺公务员休息为民服务”,那么,今后这个地方的公务员以公谋私之事将会甚嚣尘上肆无忌惮,他们会把这种侵占当作对自己时间被剥夺的一种理直气壮的补偿。

剥夺公务员休息为民服务,更可怕的是“为了公益可以侵犯私权”这种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、无视私权的思维。今天,是剥夺了公务员的休息时间,明天,剥夺的将是其他群体、其他公民的正当权利。这还会在掌控着执法权的公务员中传播一种非常恶劣的暗示,就是可以以善良的初衷和意图去侵犯民权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这则评论的看点是“规定PK法律”。与其说这是青州市大胆,不把法律放在眼里;毋宁说在它的权力意识中,也许就没有法的位置。果如

此,后者比前者委实更可怕。权力意志大于法的意志,是很多地方极为普遍的一桩事实。在权力眼里,法律只是它手中的一个工具,自己是不必受其制约的。否则,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侵权违法的规定,居然能够以文件形式堂而皇之出台。当它上台之日,便是法律被PK下台之时。这是一次长官意志的表演,从它那里,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法治状况的实际情形。颇为讽刺的是,该市宣传部门解释该规定出台的“初衷是为方便群众办事”。动机可以为违法开脱吗?何况动机本身就不可信。如果我可以诛心,为什么不说是为了政绩制造亮点。退而言,即使初衷成立,也不能让权力的任何举措逾越法律。我以前写过一篇评论“权不逾法即为善”。如果因为善就不把法律放在眼里,那么它为恶怎么办?何况权力有为恶的本能,而且往往打着善的名义。因此,法治社会中的权力行为,最要紧的,是它不能触碰法的双黄线。

丹霞涨价是个公共财政问题

近日,广东丹霞管委会主任黄大维已经在明白地暗示涨价的可能:任何景区的门票都是与其价值相关联的,一流景区肯定是一流的价格。(8月5日《信息时报》)

“中国丹霞”申遗难道只为涨价 2010年8月5日 重庆时报 蔡晓辉

重庆时报一评

申遗成功意味着涨价跟进,这几乎已经成了发生在中国世遗景点身上不争的事实。并且,涨价的理由如出一辙:保护和建设成本上升、用票价控制游客流量。这不禁让人心存疑问:申遗,是保护第一,还是经济效益第一?

有世遗的名号,经济效益几乎是立竿见影。去年,五台山刚刚申遗成功,三周内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就达20%;十几年前,平遥古城申遗成功,第二年的旅游收入就从18万元猛增至500万元,以后每年几乎都是成倍增长。世遗拉动当地经济发展,正在不断地复制上演。

有如此庞大的经济效益,难怪各地为申遗不惜借得头破血流,不惜投入巨额资金。据统计,安阳殷墟申遗投入2.3亿元,开平碉楼花了1.36亿元,五台山光景区整治搬迁等费用就花了8亿元。而“中国丹霞”申遗价码一路升高,共花了十几个亿。如此巨大的投入,动辄上亿甚至十几亿的前期投入,自然要从游客身上收回来。

逢申遗成功门票必涨,已经成为中国景点的一个潜规则:都需要前期的不菲投入,一旦成功,就是圈钱和升值的开始。

“申遗的最大目的,是对世界遗产‘保护、保护、再保护’”,可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,恐怕“中国丹霞”又要沦为地方吸钱的机器咯!

现代快报再评

丹霞风貌申遗成功后,涨价其实没什么悬念,有这么多涨价的先例摆在那里,丹霞风貌怎能甘心独守?倒是那些地方为了申遗不惜投入的巨资,比丹霞风貌可能涨价更触目惊心。从几亿到十几亿,各地为了申遗不惜血本。不知道这么巨大的投入,是不是经过了民意的讨论。但按惯例来想象,估计都是当地政府自己想想自己拍板的多,民众要参与讨论,可能性不大。这其实是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,那些地方政府并不认为这些投入是花了纳税人的钱,只认为是花了政府的钱,所以不需纳税人同意;自己拍板就行。同样道理,政府花钱申遗,申遗成功后的收益,恐怕也与纳税人没什么关系。什么时候我们听到过民众分享世遗景点涨价的红利呢?连央企都不肯给国家分红,更别说那些景点了。

申遗当然不是为了涨价,但申遗却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,在公共财政界限暧昧不清的背景下,投入和收益,与政府有关,却与纳税人无关,谁能说这不是一些地方“政府部门公司化”的危险表征呢?

“让领导先走”总在危急时刻冒出来

为何只有领导成功升井 2010年8月3日 长江日报 吴江

长江日报一评

鸡西矿难,无疑是不幸的,不过,不幸中总算还有万幸。好歹,这一回至少不是全军覆没,而是有了两位成功升井的幸运儿。

不过,当升井的都是领导,被困的全是矿工时,恐怕不会全是巧合。再联系不久前国务院要求“企业领导要轮流现场带班,煤矿和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、升井”的规定,如今矿难发生,人们会自然而然追问究竟有无领导下井。

事实上,成功升井的领导,究竟有没有真的下井,恐怕也要存疑。即便真的下井了,究竟是在更安全的地方作秀,还是真的和矿工们同生共死,恐怕也要打上问号。下井的领导们按理也应具备“最后一个撤”的船长意识,怎么到了升井的时候,却看着自己的团队被困,自己

先开溜了?而且还溜得如此成功和及时呢?

领导的生命也同样值得尊重,但无论“领导成功升井”是处心积虑导演的“领导下井”戏也好,是危难关头的“领导先撤”也罢,矿工的生命其实依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。假如领导们真有更高明的逃命本事,倒是不妨把绝活拿出来和大家分享,让大家见识见识,假如矿工们也有领导的逃命本事,该多好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该评论提出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。“为何只有领导成功升井”,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有这样一个传统:“让领导先走”。1990年代克拉玛依那场大火,让这句话不脛而走。那些死去的孩子,生前不但要领导表演,临危时还要用自己的生命为领导让路。我们这个时代,很难养

成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种“让女士先走”或“让孩子先走”的绅士品格。孩子既已被誉为“花朵”和“明天”,在领导面前,他们的命运尚且如此,更何况那些黑乎乎的矿工。正如人咬狗不是新闻,狗咬人才是新闻。这条新闻和矿难频仍一样,谈不上新;如果矿工上来了,矿长还在井下,才是真正的“新”闻。可是这样的新闻,天涯何处有芳草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,没有查到这两位干部脱险的具体情形。我好奇的是,为何他俩脱险,却连一个工人也没带上。莫非他们压根就没和工人在一起,而是在一个可以安全撤退的地方。如是这样,那么,不久前“要求企业领导轮流下井”的通知恐怕就没有得到执行,官员们完全可以表演给我们看。这使我联想到中央不久前也下达过禁止强行拆迁的通令,各地执行如何。我不多说,各位自己玩味……

正气靠炒作还会弘扬起来吗?

孙老伯求表扬求的是正气 2010年8月2日 晶报 社论

晶报一评

如果孙老伯所言是真,那么与其说他是“求表扬”,不如说是“求正气”。这是一个讲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代,对于许多人来说,不能为自己带来利益的“正气”显得如此廉价。

这起“求表扬”事件,同一部名为《求求你表扬我》的电影颇有相似之处。影片中,老实的杨红旗要求报社表扬自己,理由是他救下了一个险遭坏人强暴的女大学生……尽管不似孙老伯“求表扬”的动机那么“高尚”,但一个人追求荣誉,甚至以荣誉作为衡量生命的价值,值得尊重。

即使孙老伯没有弘扬正气的“高尚动机”,他求表扬的举动也没有半点可贬抑之处。助人为乐光明正大,可以选择默不作声,也可以选择公布于众,是否“低调”并非评判道德高尚与否的惟一标准。

现代快报二评

“做好事求表扬” 粗看细看大不同 2010年8月4日 现代快报 沈塘

有些事,“粗看”与“细看”,结果大不同。粗看,孙老伯是“做好事求表扬”;“细看”,则是“做好事求报答”,甚至可以说是“道德勒索”。孙老伯对于被救者的诸多苛求,实质上是把善行视为“放贷”,被救者也就一下子成了欠债者。“报恩”的前提是不受强迫,可在中国的报恩文化里,施恩者往往以“恩人”自居,相对而言,受恩者则须做感激涕零、毕恭毕敬状,不敢稍有怨言,否则就是“忘恩负义”。古典有“廉者不受嗟来之食”,何以不受?我想就是受不了“嗟来之食”那一副“恩人”嘴脸,更不愿欠一屁股还不完的“恩情”债吧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对于老人救人,我们应该交口

近日山东省青州市出台了一项新规定,要求自规定下发后青州市属机关事业单位要取消周六休息,公务员周六也得上班。该市宣传部门官员称执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方便群众办事,休息权被剥夺的公务员们很是不满。

(8月5日《新京报》)

7月31日13时30分,黑龙江鸡西市恒山区恒鑫源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,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26人,除生产矿长和值班矿长成功升井外,24人被困井下。该井在2010年被列为关闭矿井,目前,矿长及管理人员已全部被警方控制。

(8月2日《东北网》)

做好事不留名,这是众多“好心人”故事中的经典桥段,也潜移默化许多人的道德原则。但最近,一位80多岁的老伯却用自己的行动“挑战”了这一原则。据《青年时报》报道,57岁的何大妈晨练时一头栽进了荷花池,年过八旬的孙老伯奋不顾身跳入池中救人。何大妈心存感激,打算登门道谢,却被孙老伯要求:找电视台、报社,把他的行为曝光一下,让大家知道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 邵建

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,专栏作家